

<<边界漂移与意义播撒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边界漂移与意义播撒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6100066

10位ISBN编号：7516100064

出版时间：2011-12

出版时间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作者：陶渝苏，戴庆中，王良范 著

页数：224

字数：243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边界漂移与意义播撒>>

内容概要

在全球化时代，不同文化都在全球化这个漩涡中发生全面的接触，相互激荡。

《边界漂移与意义播撒(后现代视域下的地方族群文化变迁)》将把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放在这一境遇下来加以研究。

本书的研究对象将限于这样一些特殊的群体：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，同时，除了某些比较简单的民间信仰之外，也没有自己成熟的宗教。

我们把这些特殊的族群称为“小民族”，将其文化称为“小民族文化”。

本书最为关注并力图回答的问题是：这些文化是靠怎样的机制自我传承的？

这些机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会不会崩溃失效？

本书由陶渝苏、载庆中、王良范著。

<<边界漂移与意义播撒>>

书籍目录

导言

第一章 主流话语与多元价值——论全球化的文化意蕴

- 一 经济全球化及其文化意义
- 二 全球化语境中的发展理论
- 三 来自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的挑战

第二章 解构同一与消融边界——以后现代视角解读多元文化

- 一 自我建构中的“他者”
- 二 反对同一性暴政与解放差异
- 三 边界互渗与意义播撒

第三章 边界漂移的族群文化——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差异

- 一 建构的自我和流动的差异
- 二 变动中的“他者”幽灵
- 三 文化变迁与无意识

第四章 变迁中的身份建构与重构——以贵州苗族的历史及其文化变迁为例

- 一 族源探寻与文化描述
- 二 近代民族主义与文化互动中的身份建构
- 三 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文化变迁

第五章 生存挑战与文化建构——论小族群文化的自我现代性发展

- 一 生存环境的挑战与族群文化的选择
- 二 族群认同感与文化适应力
- 三 差异中的“自我”与“多元”中的现代性
- 四 小族群文化的自我现代性

第六章 “他者话语”与自我选择——地方小族群文化自我现代性机制研究

- 一 变异中的传承和传承中的变迁
- 二 “他者”作用与自我认同
- 三 文化创新与“第三空间”

第七章 文化变迁中的“试错法”——关于小族群文化发展走向的几点思考

- 一 “语言是存在的家”
- 二 混杂与流动中的身份建构
- 三 告别本质主义
- 四 主动趋向现代性
- 五 “无意识”与“试错法”

参考文献

后记

<<边界漂移与意义播撒>>

章节摘录

自改革开放以来，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，中国人总是在问一个问题：当我们的生活被好莱坞大片、西式快餐、国际互联网包围的时候，我们身为中国人究竟还意味着什么？

除了黑眼睛黄皮肤之外，我们在文化上跟西方人还有什么区别？

换言之，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普遍感到有一种身份认同危机，这种危机感和焦虑感不仅体现在民族国家层面上，也体现在民族国家内部亚文化层面上。

我们认为，其实这种焦虑有点杞人忧天，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民族，正像并没有什么纯粹的“自我”一样，一种文化身份是被建构起来的。

没有他人的凝视与关注，没有他性文化的对照与比较，我们甚至不会知道自己区别于他群的文化特性，也就不会获得族群意识和身份认同。

并且任何一种文化身份（无论是民族层面上的文化身份还是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文化身份）的获得也都伴随着一个他者的幽灵，自我身份和自我意识的建构离不开他者的阐释，事实上只有依赖他者才能观看与认识自己。

拉康的研究表明，所谓“自我”就像是一颗洋葱，当我们把其外表层层剥掉之后，发现其中只剩下虚无。

不仅主体不是宰制者，相反主体是被建构起来的——主体是无意识的产物，是语言运用的产物；在主体建构的过程中，始终存在着一个“他者”——镜像、无意识、父亲、社会文化秩序等等，主体不是抽象的、孤立的和纯粹的。

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·巴巴也指出，只有在出现一种依存关系，即通过拉康所谓的“他者”而处于一种从属关系中时，主体才成其为主体。

因此，就如同纯粹的自我不过是一个空名一样，我们也不必去追求一种纯粹的族群。

以苗族为例。

从历史上看，苗族、瑶族先民，先秦时与一些其他南方民族先民一起被泛称为“南蛮”，分布在江淮、荆州，即今两湖、豫南、皖南、赣北一带。

春秋以来，楚国强盛，迫使其不断向今湘、鄂、川、黔交接一带迁徙。

在隋唐以后，他们有的逐步融合到汉族中，有的成为苗族、瑶族和土家族的先民。

因此我们很难说，苗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族群，从种族血统的意义上看，它与其他族群其实是混杂在一起的。

事实上，“苗”这一称谓，曾经在很长一个时期内，作为泛称包含了南方众多的少数族群在内。

例如：清乾隆年间时任贵州巡抚的爱必达就指出：“苗之种类有百，上游则俛夷为多，下游则仲苗、青苗为多。”

清代道光年间任贵州巡抚的罗绕典在其《黔南职方纪略》中记述的“苗种”就有52种，它几乎包括了贵州所有的非汉民族系的人们在内。

从这一意义上讲，“苗”在传统的“华夷之辨”的中国文明观中，是被置于与“华夏”相对应的野蛮的一极，它与其说是具体的种族或族群，倒不如说是文化上的区别概念。

只是从清末开始，随着近代“民族”的概念传入中国，以日本学者鸟居龙藏《苗族调查报告》对“苗”的广义和狭义的划分为标志，苗族才开始了从“苗”到“苗胞”、“苗夷”，再到“苗族”的演变过程。

由此可见，苗族作为一个族群是被外部建构起来的——作为文明“华夏”的野蛮他者被建构起来。

.....

<<边界漂移与意义播撒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